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二

咸豐九年己未。八月。己亥。黑龍江將軍奕山吉林將軍景淳齊齊哈爾副都統那敷德吉林副都統特普欽奏。遵查前此互立條約。係與夷酋木哩斐岳幅面議。據各屬詳報夷人皆係奉木哩斐岳幅之命。此次遵

旨另立一條。自應會派妥員。仍與該酋議定。方免夷衆藉口。前據烏蘇哩口探報夷酋木哩斐岳幅。已由海路赴上海等處。秋後旋回。詢該酋馱抵琿春。少停即行。又言欲赴天津。該酋行蹤詭密。若非會飭各員分路等候。恐難會面。隨派著副都統富呢揚阿。在黑河口守候。其烏蘇哩口派協領棣

昌。防禦書林與吉拉明阿。馳赴該處。守候夷酋木哩斐岳幅到時。即率同佐領烏勒吉等明白曉諭。該酋肯否。隨時報明署副都統富呢揚阿。遂層妥議。另立一條。設該夷至黑河口即由富呢揚阿。照前辦理。儻該酋不容見面。黑龍江城。是必由之路。應派官兵赴海蘭泡偵探確信。不難會晤。即責成署副都統愛伸泰就近嚴查辦理。其甯古塔。琿春等處。仍札令署副都統富興等。督同琿春署協領富坤等一體巡察照辦。設遇該酋。向其開導。勿任夷船肆意遊行。再圖占踞。惟木哩斐岳幅。居心叵測。若始終不肯見面。再會飭黑龍江副都統。行文海蘭泡夷酋枯幅傳諭木哩

奕岳恪遵照。其如何伺覆擬議辦法。再行奏明辦理。

景淳等又奏。挑練兵丁。以防不虞。查夷情叵測。日漸鴟張。下駛入船。有增無已。既在烏蘇哩添建房間。又由水陸分赴軍春邊岸。支搭帳房。而前抵三姓夷人。又稱。續來者欲奔吉林阿勒楚喀貿易。其虛實莫測。當即密飭各屬。一體嚴防。並令琿春協領。多備餘丁。勤加操練。惟查吉林通省額兵一萬一百五名。各處徵調。不下七千餘名。現在存營陸續抽撥者。僅止三千餘名。不得不擬派餘丁。並與正兵同伍。現儘數挑選。祇得兵丁一千五百名。已派員操練。加意防維。再

盛京海防挑備精兵二百名。聽候調遣。而吉林本應籌防。所有前調官兵二百名。擬請暫免備調。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奕山等奏。遵旨會商分路派員守候夷酋並挑備兵丁各一摺。業經明降諭旨。將奕山革去御前大臣。令其來京當差。特普欽暫署黑龍江將軍。前往辦理矣。俄夷人船。分赴烏蘇哩口。及琿春等處。皆稱奉木哩斐岳幅之命。而木酋至今尚未駛抵北塘。據稱復有欲由海路赴上海之說。傳聞互異。行蹤實為詭祕。景淳等接奉前旨。已派富呢揚阿在黑河口守候。專司查辦。並派協領祿昌等馳往烏蘇哩口。宣示開導。甯古塔琿春等處。派令佐領富新等巡察。所籌均尚妥協。黑龍江

係該夷必經之路。特普欽接奉此旨。即著前往該處。責成派出之副都統榮紳奏。勤加偵探。一面會商景淳妥爲辦理。總須明白曉諭。使其勿致肆意遊行。不可含糊了事。再蹈姿山覆轍。至所稱吉林現在挑備餘丁一千五百名。勤加操練。現在俄夷雖未開釁。固當存有備無患之心。但須不動聲色。嚴密防範。不可稍涉張皇。致令該夷窺破。其前次挑備盛京防海官兵二百名。現在本城既須籌防。即著毋庸調往。

前兩廣總督黄宗漢奏。此次天津接仗情形。先於六月二十日。有香港火輪船到省。即說夷船在天津大敗。被海口礮臺打沈兵船二隻。打爛兵船三隻。傷大兵頭左手一隻。

夥兵頭二十餘名。兵丁四百六十餘名。頃刻間省城内外喧傳。人心大快。夷目吧嗄慬。即於是日將省内旗綠各營軍裝器械。仍照上年之據全行收去。二十四日。惠州城内接得香港之信。並鈔來上海新聞紙。所刊天津實打死紅毛在船及岸上共四百六十四名。兵總二十七名。打碎根砵三隻。打壞根砵六隻。共夥水手奸細不計其數。受傷待醫者二百餘名。兵火船喋吠嚧吔船主。打去一腳。另有別兵船主受傷。回上海廣隆行醫治。生死未定。香港自得此信息。聞各夷酋曾會議欲不納稅。而夷商不願。設不納稅。是速唐人封港了。故此未定各等語。惟恩現在省中夷兵

極少。不患該夷修怨於我。而夷性多疑。轉慮該夷防我攻
他。我兵若即乘此攻城。未始不可克復。然省河礮臺船隻。
早已付諸灰燼。即使克復。亦斷難以駐守。既無攻克之心。
何必使有疑忌之念。當即函致兼署督臣勞崇光見該夷
等隨時開導。坦然示以無疑。旋據勞崇光覆稱天津報到。
他族驚惶。深恐其驚疑滋變。又慮此間民氣。聞風觸發。業
經兩面開導。彈壓拊循。幸尚無事等語。是於未奉
諭旨之先。臣等彼此密函商酌。省垣夷人。若仍照常無事。不必自
我啟戎。玆復欽奉
諄諭。尤當時刻凜遵。然而夷性猜驚。未必遽加悔悟。翻然就撫。目

來省城傳播有夷船全數回滬修船調兵再圖大舉之說此亦被創後必有之詞就粵城夷兵計料無可以調往者以天時地氣論此後節屆秋冬今年能否再行北上殊未可知而探聞該夷每與外國爭戰動經數年不休葉名琛家人胡順自五印度回據云有喇喇國王被擄在彼已十年兵猶日與兵以攻其國且所造大輪車行駛如飛一點鐘可數百里堆積礮彈如山蓋該夷國以黷武為能也今年赴津各船秋冬間如已由滬回粵省城為貨賣之區夷商必不願其滋事而如南海番禺各鄉順德香山東莞新安各縣則難保其不洩憤而順德尤可慮蓋臣與羅惇衍

等皆夷人所欲得而甘心者。

皇上智燭幾先。以紳董中素孚鄉望。如羅博衍等。亦應整頓鄉團。

以備不虞。臣當即遵

旨。將天津接仗情形。

聖謨在先勸後撫。信致羅博衍等。密加整備。不可宣露防禦情形。

使夷人知覺。尤不可假奉

旨為由。致於撫局有礙。諒羅博衍等。必能仰體

宸廑。顧全大局也。至臣自上年八月至今。一字不敢言夷務。至煩

廑念者。實因八月之奏。上海已傳觀。瑛甫頗嘱。嘗得見此摺。深知

上年四月省北復城之舉。實臣與羅博衍等。主持其間。故

銜恨在心。屢次勒令
欽差大臣桂良等。奏撤一督三紳。未蒙
允准。即思自己動手。十二月二十六日。欽奉
上諭。飭臣將
欽差大臣關防。送交兩江督臣何桂清接辦夷務。臣於二月初四
日。方接到部文。該夷已於正月初間。由滬聞知。意以撤去
大臣關防。勢必久任兩廣總督。故欲害臣之心更急。先是
臣於正月初八日。祭大纛神。諏吉於二十日。親赴西北江
督兵。初十日。廣州協副將濟岂自省城來見。告知夷人與
臣誓不兩立。到西江必跟至西。到北江必跟至北。請緩啟

行。再作計議。果於十三日。派夷兵及奸細約有二千名。坐淺水火輪船十隻。廣東西瓜扁船十隻。馬船數隻。吧嘆哩見柏貴。告以將往西北江一行。請派員護送。當派縣丞卓炳森等送之。柏貴即諭知南番兩首縣。夷人狡詐。難保非聲西擊東。於兩首縣派役跟蹤確探。日日飛稟到 臣。夷船出省河往東而行。由東莞縣屬河面行走。將及惠州界時。臣因有西北江之行。早調都司卓興帶勇二千名在惠署惠州府海廷琛亦有勇二千餘名。皆精銳可用。該夷來如講撫議。則地方官已設館舍。牛羊牲畜俱備。儻實係包藏禍心。則背城借一。有死無生。幸該夷行至東莞以上。水淺

船擱。不得進。折而之虎門。走順德河。歷七洲洋。將由惠州
小淡水一帶來郡。又因西瓜扁船。在七洲洋被風浪搏擊。
不得前。由是轉問順德。問該縣羅龍二紳何往。乃走西江。
赴肇慶。問該縣蘇紳住家何處。各官皆以外出勸捐答。遂
溯流而上。至廣西梧州。即撫臣勞崇光所奏者。由梧回肇。
盤桓數日。聲言欲駐兵於肇城。蓋知該處舊有總督衙門。
為控制兩省之地。乃故為此說。經該道等勸回。二月初方
到省。臣於初四日。接到吏部公文。當派員將關防齎送江
南。一面照會該夷水陸提督。該提督仍照覆無異詞。臣以
為從此或可稍釋其嫌。乃二月二十邊。省城有信來。該夷

復楚備行程○明言將赴東江○斯時也○江西之賊分兩股○一由南韶一帶而入○竄擾樂昌○一由惠州邊界而進○將擾龍川○福建之賊○攻破大埔○嘉應○而攻興寗○且思惠州一郡○若該英船由西而來○江西福建逆匪○由東而至○兩面受敵○區區數千兵○其何以濟○乃決然定計○與其死於夷○不如死於寇○上游龍川○為潮嘉入惠要區○賊所必爭之地○灘高水淺○賊可順流而下○夷難迎流而上○惟有親督重兵駐此○或可兩全○乃於二十四日啟行○進剿龍川○該夷遂不復來矣○在軍營將及五旬○督飭各軍進勦○壘獲大勝○克復大埔○嘉應解圍○興寗連平福建之賊平○而江西之賊勢○將由惠州下

竄廣州。臣於四月初十日回郡。以便居中調度。仍飭各軍
節節堵截追剿。兩起賊匪。殲捦殆盡。東路惠潮嘉一律肅
清。方臣回惠郡之日。正嘈嘈嘶到香港之時。其於要進天
津與否。機密事一語探不出來。惟知其擺隊進廣東省城。
人馬齊列。城內外。及船古礮聲連環不絕。此吧嗄喱之故
為揚氣也。入城後不與各官一見。惟時刻密布奸細來患
探聽防範。臣着左右前後。皆有細人暗伏。即不能擄臣之
身。總思搶臣之擱。臣思自天津議和後。至今未曾與該夷
構兵。前有生捦夷人二名。亦向團練總局提還。上年七八
月間在粵。夷酋照會到臣。有貫深實感之語。雖力持不還

城不通商之議○仍派紳士委員等○往來省城○籌議還銀交
城○以便早日通商○嗣以上海
欽差大臣桂良等○咨送告示前來○通飭各海口照舊通商○柏貴及
粵海關監督恒祺等○即與之通商○該夷以有此示○求逐不
理 臣○及至九十月大幫茶盡上稅後○臣始知悉○亦未嘗再
與攔阻○何至恨臣之深若此○直云正二月間○人人皆知其
爲上年八月之奏○於夷人詭計○扶摘無餘○並有懸賞三萬
銀○殺吧嘎喹之語○該夷等咸知悉○故貌爲各釋前嫌○實則
記恨在心○今若再有要件落該夷之手○勢必更遭不測○故
臣於二月二十四登舟以後○始奉到正月初一日寄

諭一道。飭將民夷互關之事。迅速詳細具奏。臣思年前十二月石
井之戰。羅博行等叢經據實詳奏。初一日之奏。係前撫未
到。該據羅博行等來信。知所奏已奉到
硃批。有辦理妥協之語。方幸稍慰
聖懷。復何敢以臣一身之危險。上煩
廑念。三月間在龍川軍營。先後奉到寄
諭。飭 臣 諭知柏貴勸令該夷赴上海與桂良等面議。及開導該夷
無復再赴梧州等因。臣遵即差送與柏貴閱看。而柏貴已
病重不能言語。其時噸囒唫已回。嚌嚌嘶未到上海。所議
有關大局之事。吧嗄哩不與聞。此外無可與語者。曾據粵

紳候選同知升用知府潘世榮密稟○聞諸吏目柯蘅祥云○

上海之議○桂中堂欲以四事翻騰○囑欽差則一字不改○月

臘月回來後○亦不復再與桂中堂見面矣○粵東賠銀交城

之事○須進京後再議○似此則該夷赴津舉動○不惟粵東無

一點端倪可以具奏○即上海亦未必有實在情形可以奏

者○此臣久未將夷務奏報之實在情形也○至天生吧嗄嘘○

所以搗粵也○不去吧夷○粵難未已○咸豐六年○夷釁實開於

此夷○今更肆行無忌○筆難罄述○即如柏貴故後○撫即不准

送出省城○原欲新任巡撫進城○既可恃爲護符○又得肆其

挾制○勞崇光於到任後○馳書告臣曰○西人議論○多以爲不

宜入城○然細思由梧州而來○不到省○祇有駐肇慶夷船一水可通○與其使該夷扶之以來○轉不成事○不如長驅直入○示以無恐○六月十三日午刻到任○吧㗎嚦等○即於未刻進署○其故作兇肆情狀○甚於常時○緣自畢承昭署篆後○幾於無日不以索賠銀蓋夷樓二事相偪勒○畢承昭至無可如何時○則對以充汝之量○不過派兵把我看守○否則將腦袋取去○要銀則斷乎不能○乃專心於蓋夷樓一事○前後十三行舊址○尚嫌狹隘○必欲另添一處○指出沙面地方○須由水底壘基而起者○但築基址○估工即須二十六萬兩○令粵海關於關稅項下將來應賠兵費款內○先行陸續提給工匠○

畢承昭以水底築基。成否莫定。已發之銀。統須該吏謀帳。令伍崇曜等與之舌戰。堅不允從。成則伊之業。不成則帳不復認。復自十三日未刻以後。議至夜深。其勢不得不依他。且須給與照會為憑。照會底稿。又須吧嗄嚧先改定。然後可行。其橫逆大類如是。尤可慮者。柏貴任內。所用辦事家人。皆與夷為伍。李小村日在門房。一切公牘。吧嗄嚧無不知者。外無所用其採聽。內無所用其隄防。故亦相安於不覺。然究竟緊要事機。悉由臣惠州辦理。城中多有不知者。今則督撫兩符。俱在城內。夷人時刻窺伺。臣已手函數千言。縷陳大概情形。密示勞崇光。其於夷人慣入內室。撥

索公文密件將來寄
諭到省。難保不索觀截搶。尤囑令早為之計。至該夷在津。如未就
撫。督臣王慶雲到粵。可否一併駐劄省內。應請
聖裁飭遵。
硃批。覽奏詳細各情已悉。
庚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前據副都統格綳額稟報夷
船三隻。於六月二十七日。在距老龍頭十餘里停泊。當
即飛飭沿海各路防兵。加意嚴防。業經附摺陳明在案。續
據各營縣稟報。該夷大船停泊外洋。小杉板近岸。尋覓食

物。亦極馴順。一月以來。該夷歷至老龍頭。秦王島。老母溝清河呂澗河口等處口岸周歷。用小船試探水之深淺。查看地方地勢。均已繪圖。各海口兵役。一經攔阻。即行駛回。外洋加籌思。窺其形勢。似係暎夷敗退之船。沿海窺探。或伺隙而動。或相准虛實。以圖再舉。所有各海口防兵。或隱或現。該夷亦不能盡知虛實。七月二十四日。夷船三隻。由外洋越過北塘大沽。於二十七日。駛至大沽迤南之祁口地方停泊。隨有夷人數名。坐小杉板近岸試水。並詢問水陸赴津程途。經祁口營署守備張錫元。告以此處距津六七百里。中間數十里。泥淖難行。該夷亦即駛回。查大沽迤

南劉家河、唐家河、馬棚口、祁口、狼坨子、均係汊河、或僅容小船行駛、或數十里以內、舟楫不通、且地處荒僻、居民無多、該夷亦無所施其狡悍、惟陸路距大沽不遠、自應先事豫防、以期有備無患、當派火器營參領保清、通州協副將李炳蓁、帶兵二十名、先往哨探、復派副都統成保、侍衛札精河、各帶哲里木盟馬隊二百名、前往劉家河等五處汊河口岸、分劄、以壯聲威、該夷船三隻、於二十八日、由祁口折回大沽迤南二十餘里之劉家河停泊、不時在桅上用千里鏡打看、不知其意何屬、至本日卯刻、尚未開行、臣惟有督飭各營官兵、隨時布置、晝夜嚴防、不敢稍涉大意、該

夷敗退之餘。大沽防守既嚴。大約不敢輕犯。劉家河等五處汊河。船隻不能行駛。亦無可窺伺。或沿海口岸停泊數日。漸漸南駛。惟山東煙臺恐要久停。該處商賈雲集。人煙輻輳。若因各海口均係停泊數日。即便開行。視為故常。恐一旦竊發。殊屬堪虞。應請

勅下山東撫臣。豫為防範。該夷既經受創。知有準備。亦必不敢滋擾。五月二十五日。與該夷接仗之時。各營官兵。無不奮勇爭先。勉圖殺賊立功。惟北岸北礮臺海口營兵。見賊勢兇猛。越牆鳧水逃避者三百餘名。自應即時查拏。以正軍法。彼時因夷船在海口停泊。若操之過急。恐有逃出外洋勾

串情事○是以於咪夷船隻開行後○即行派委弁兵○分投查拏○現已拏獲三名○業經正法梟首示眾○再前獲唊夷一名○本係帶傷被擒○近因痢瀉○醫治無效○現已病故○

硃批○另有旨○水陸籌防○甚為周密○不可稍涉大意○以備不虞○尤應嚴飭各路統兵鎮將○暨弁兵等○不准因有前番得意○遇夷即戰○徒邀保舉○不顧勦撫大局○如有前項情事○即由汝處查拏正法○不必請旨○此次遊駛夷船○為鬼為蜮○殊難測度○看來恐係俄夷多方窺伺○有隙即戰○以圖要挾○無隙即講和貿易○並代各國稱占馬頭○利人利己○以為他日地步○皆在意中○若云唊夷圖報○尚不在今秋○須俟明歲春夏之交○或者另生詭謀○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奏。夷船在沿海口岸窺伺一摺。據稱夷船三隻。一月以來。歷至老龍頭。秦王島。老母溝。清河呂潤河口等處。用小船探水。並查看地勢。復駛至大沽迤南之祁口。劉家河停泊。用千里鏡打看等語。夷船到處遊駛。爲鬼爲蜮。殊難測度。唉咈各船。前已駛回上海。現在夷船。恐係俄夷多方窺伺。已於摺內詳細批示矣。該大臣現在調派成保等。帶領馬隊。分劄各處。防範尚爲周密。該夷如敢登岸滋擾。或在船上先行開礮。著即遵前旨。奮力轟擊。勿受彼欺。致落後著。如僅止試探水勢及上岸尋覓食物。自不必先開釁端。致彼有所藉口。至前獲唉夷一名。現既物故。即為棺殮。或即交沙船帶回上海。交何桂清

轉交該夷。以為轉圜地步。或暫存海口。俟該夷就撫後。再為交
還。即著僧格林沁等。斟酌辦理。山東煙臺地方。本月已諭令崇
恩。嚴密防範矣。

又

諭。僧格林沁奏夷船一月以來。屢經駛至老龍頭。秦王島等處探
水。近復折回大沽迤南劉家河停泊。漸次南駛。山東煙臺地方。
恐要久停。請飭防範等語。山東煙臺海口。前因有夷船在彼停
泊。曾諭該撫嚴密稽察防範。茲據僧格林沁奏夷船漸向大沽
洋面南駛。難保不再到煙臺海口。意圖久停。該處商賈雲集。人
煙輻輳。若視為故常。任其逗遛。一旦竊發。猝不及防。殊為可慮。

此外各海口港汊紛岐多有可停泊之處均宜嚴為準備現在
通商章程尚未議定民間概不得興之私行交易應一併禁絕
著崇恩嚴飭沿海地方官認真巡查密加防範如有夷船停泊
諭令迅速開行毋許久留致令上岸滋擾崇恩現雖有旨令來
京候簡仍宜實心辦理如因簡放有人意存諉卸將來設有貽
誤恐不能當此重咎也

壬寅俄囉斯照會

為知照事於本年七月初二日

欽派大臣肅行不宜之文至本大臣後不復通商會晤一則該大
臣會晤及所照會並未見益一則所議與本國欽差大臣

分位不合。所以十餘日後始行文。想該大臣改悔。不意所
覆言語雖合宜。而意如舊之悖禮。今四十餘日。未嘗會晤。
本大臣誠願護持兩國和好。故照會軍機大臣會晤商辦
情形。以便設法妥辦。本大臣會晤端肅二位大臣時。曾遞商
辦決定兩國東西交界未定之處。並復行旱路貿易。及辦
別早年所立和約內。有應增應減應刪併已辦妥之事。分
寫六條。並非出於己見。乃照依和約。特為豫防含混相爭。
其第一事。分定兩國東西交界。係照天津和約第九條。其
第二事。復行旱路貿易。係照恰克圖和約第四條。並尼布
楚和約第五條。其第三事。辨別早年和約。特為使時勢相

合。緣防含混相爭之意。惜

欽差大臣瑞肅怠於辦理。初時曾言並無和約等件。伊亦不知此事。次又認稱。曾有此等和約。停止已久。不必再議。今七月二十日咨覆。並未言及和約之事。至講說愛琿城所立和約。與本國者迥不相同。即本大臣以中國

大皇帝。咸豐八年五月初八日所降與大學士桂

上諭。轉送至公普提雅廷爲證。瑞肅二位大人。亦言不知有否。本大

臣將上年

諭旨譯漢文與閱。伊等雖認有此

諭旨。乃所譯與原文不合。及至求將原文送至本大臣覆對。答以

此

旨係在軍機處大內收存。該大臣未便擅出鈔給等語。七月二十

日。所未言及此

旨。此等前後不符之語甚多。如七月初二日咨覆言中國

大皇帝優待本國。已將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闊吞屯奇咭等處。

借與本國等語。查愛琿城所立和約。第一條內言黑龍江

松花左岸等處至海口。作為俄囉斯國所屬之地。並非暫

時。乃永遠勿替。六月二十六日。瑞肅二位大臣所照。亦言愛

琿城和約。本有中國

大皇帝業已准行。奈於七月二十日咨覆。言該處該屬中國之地。

不應本國人居住。殊不知闊吞屯奇咭等處。及松花江口南延岸。本國人居住多年。又前端肅二位大臣照會。曾言海口通商五處。七月十六日照會。海口通商七處。實按照天津和約所言。又七月初四日。該大臣照會本國船隻。勿在並非通商海口遊行。於七月十一日所發咨文。仍如是言。又言務將此情節。迅速行知本國。於七月十六日咨覆。言現與暎咈二國。尚無成就。本國商船。俟中國與兩國互換和約至四箇月後。再往七處海口開市。於七月二十三日。該大臣照會。仍言四箇月限期求從緩。因現在新章。尚未行知各海口。況該大臣稱。於互換和約時。與前任欽差大

臣奕將此事說明。欽差大臣奕已當面應允。是以照會本大臣暫緩令船隻前往貿易。肅瑞二位大臣言及此。係不知送文之前一月。四箇月限期已滿。初肅瑞二位大臣。曾言兩國東界。應黑龍江將軍與公木哩斐岳幅商辦。今來文言本國大臣。可往辦此事。並非與黑龍江將軍。乃與吉林將軍商辦。據本大臣思。若中國大臣擅自講論和約。並不遵

諭旨。視若無事。即往吉林。又有何益。設若本大臣往吉林商辦。誰能保來時中國大臣。不如現今不復失信。況中國大臣。不顧合禮商辦。嚴守所議哉。肅瑞二位大臣。明知愛琿城新立和約。已定黑龍江烏蘇哩等處為界。然照會屢次言及立

尼布楚和約時。兩國並未查明此地。但知興安嶺之西。格爾畢齊河源處。約略云。順此山至海為界。其極東近海之地。作為共有。俟將來查明再定。據新近查明興安嶺。分為兩岔。一岔往北至冰海。一岔往南至黑龍江。斷過三姓地方。蓋興安嶺北岔不能為界。因其向北不向東。興安嶺南岔為界。與中國有虧。是以愛琿城議定以黑龍江烏蘇哩等處為界。則兩國皆有裨益。肅端二位大臣。屢次言興安嶺為界。其意何取也。查此等辦法。本大臣始知。肅端二位大臣。實不知應辦事情之詳。但知其緊要。設法推卸。恐自辦錯誤。且本大臣轉詳軍機大臣。肅大人辦事。實不合和好之

道。會晤時。數次曾言中國願交鋒於本國。今於七月初二
日來文。冒言本大臣堅持己意。必致使我國閉關罷市等
語。並將本大臣之求稱。為先出無禮之言。伊不能詳辦我
國所求。及輕視早年所定和約。並不留意與本大臣所論
之理。乃出粗率無考之言。直不應允我國所求。兩國和約。
豈有如此商辦之道乎。本大臣初來京時。曾行文軍機求
轉奏中國
大皇帝。派可靠之員。商辦一切兩國有益之事。肅大人會晤之時。
大半言毋庸議。然則何為商辦。且兩國緊要事件。豈可如
此草率辦理乎。肅大人似不明我國所求止於和約之事。

並非別故。特為誤持兩國和好之意。我國所求決定未定交界。以免侵占含混相爭而已。伊云設有本國侵占之事。即已許偕與本國等事亦皆毋庸議。此言合理乎。地界未經分定。焉能免侵占相爭。所以迅速議定兩國地界為要。其東界尤要。或肅大人不明此理。或伊願使我兩國不和乎。想軍機大臣。俱係明睿通達之人。不能如其所願。本大臣懇乞貴處大臣。或告知肅大人。辦事必須詳慎。俱依相和友道。或照天津所立和約。請

旨另派大學士。或軍機大臣一員。會通商辦。更乞交付一切兩國相交緊要之言。並將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所奏

諭旨及自康熙年間至今兩國所立和約。鈔錄一分交給。且曉諭

凡和約之條。非兩國會議。不可停止。莫謂年久。即不准行。

貴處大臣。明知

貴國現時與兩國不和。自應設法。不至又與鄰大國相爭。況

該鄰國相好多年。能補濟

貴國危難之時。今本大臣自應在京商辦情形。及

貴國

欽派大臣所覆之意。一一疾速奏明本國大皇帝。本大臣情願護

持兩國和好。不敢將肅瑞二位大臣所議之意。奏明本國大

皇帝。因前任欽差大臣丕覆命。以為毋庸議而已。本國自

不能盡其所欲。若本大臣仍以毋庸議回覆。豈不增本國所忌乎。惟望貴處大臣。設法助我。以合友道之意。而覆本國。我國大皇帝。誠意護持兩國和好。差我告知中國大臣等修此和好之良法。本國大皇帝。聞知中國大臣等能明此意。果誠願修和好之道。亦必心悅。甘願別出良法。使兩國內外平安相和。此文特為護持兩國和好之道而照會。惟恐肅大人以冒言率意而致兩國不和矣。為此照會可也。

癸卯。山西道御史陳鴻翊奏。竊自上年五月。夷船南駛。重修大沽礮臺。豫為設備。因將大沽迤北三十餘里之北塘

礮臺。亦加修補。復於北塘河北三十餘里之營城村外。添修礮臺四座。屯駐馬隊一千名。大沽在南。營城在北。北塘居中。三處聲勢聯絡。自可互相應援。本年五月。夷船北來。欲令其由此進口。將北塘所設兵礮。全行撤歸營城。使之無恐。㗾夷不遵理諭。竟在大沽河口開礮。毀我防具。經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督率將領。將其大輪船擊毀十餘隻。傷斃夷兵數百名。並將其上岸步隊。聚而殲旃。該夷敗退南旋。意必益餉添兵。再圖報復。而咪夷貌為恭順。即由北塘進口。互換和約。臣竊思咪夷與㗾夷朋比為奸。見大沽防守嚴密。難遂奸謀。勢必將北河口水勢淺深。道路遠近。

並撤防情形。密報暎夷。為之設計。暎夷詭詐異常。前在大沽接仗時。彼之所以致敗。與我之所以制勝。既已深知。自必變計而思逞。萬一再至大沽。陽與僧親王接仗。而潛於夜間。陰令步隊。由北塘上岸。阻我營城駐守之兵。不得過河援應。因而南趨大沽北礮臺後路。前後夾攻。則大沽甚為喫重。雖其間新河地方。亦設防兵。而由北塘前赴大沽。亦可由新河村外繞越。且恐該處弁兵。猝不及防。或有驚擾。轉致牽動大局。此尤不可不慮者也。相應請

旨。飭諭帶兵大臣。查勘地方情形。仍於北城河口。調同兵丁礮位。申諭鎮將。嚴為防守。使該夷計無可施。方為萬全之策。或

即將營城所駐之兵。移至北塘。更為扼要。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請飭嚴防北塘一摺。據稱。本年五月間。夷船北來。因令由北塘進口。將礮臺防兵撤回營城地方。現在英夷受創南旋。意必來圖報復。萬一再至大沽接仗。陰由北塘上岸。阻我營城之兵。因而南趨大沽北礮臺後路。前後夾攻。雖有新河防兵。該夷亦可繞越。恐弁兵猝不及防。轉致掣動大局。請飭嚴防等語。北塘地方。與大沽均屬緊要。前經僧格林沁。密設防具。並派馬隊遙為策應。布置尚為周妥。現在咪夷雖已南駛。俄夷仍在洋窺伺。北塘為大沽北礮臺後路。應如何安設礮位。撥調防兵之處。不可稍涉大意。著僧格林沁。體察情形。密為防

範。毋令該夷窺我虛實。是為至要。

乙巳。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初四日申刻。忽有兩桅夷船一隻。由劉家河駛進攔江沙內。雞心灘外。影於閩廣商船之後停泊。旋有小杉板一隻。上坐夷人十餘名。駛入頭道鐵戧內。經巡哨官兵喝止。亦即收住。當派守備鄭啟元坐船迎出。問其來意。據稱係暎國船隻。在各處海口。繪畫地圖。並稱打仗從。伊國有難民十二名。在此收留。伊等前來領回。如若給還。伊情願領回。又問伊國講和之人。曾否到來等語。經鄭啟元告以此處並無爾國難民。爾亦不應沿

海窺探。停泊船隻。該夷聲稱。明日即開船駛回上海。旋即駛回劉家河。歸併一處停泊。初五日卯刻。三隻夷船。並向東南駛去。遠出外洋。不見帆影。申刻忽又有夷船一隻。繞回北塘迤北之蟶頭沽地方。其餘二隻。在北塘東北海面來往遊駛。察看該夷情形。因挫敗之後。進退無據。沿海測量水勢。摹畫地圖。又於大沽北塘設防之地。窺探情形。意圖牽制。其杉板船駛入內河。徬徨四顧。語言閃忽。說話之間。一面用千里鏡打看礮臺營壘。再已故嘆夷擇時莫革甚之處。應俟撫局定後。該夷詢及時再行給領。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奏。近日夷船遊駛情形一摺。覽

奏均悉。㖠夷船隻。於八月初四五等日。在大沽南北各海口往來遊駛。以尋覓難民爲詞。而測水繪圖。且用杉板船駛入內河。窺探礮臺。情殊叵測。僧格林沁已飛咨西淩阿等嚴密防範。靜以待動。所籌俱屬周妥。本日適據勞崇光奏到。密詢廣東夷商各情形。據稱㖠夷自天津挫敗後。各國皆與離心。惟印度之孟喀喇。爲㖠夷屬國。若往調兵。不能不從。又南洋黑夷。諺稱黑鬼。惟利是視。啗以重利。難保不從。若六月中旬。由上海前往調兵。約八月中旬。可到天津等語。此雖係夷商等臆揣之詞。而該夷舉動詭祕。亦難保其必無。該大臣總須嚴爲之備。於大沽北塘等處。勤加偵探。使其無隙可乘。方爲妥善。又據勞崇光奏。該夷

耳目太泯。即如僧格林沁。天津報捷原奏。六月抄。廣東省處處傳鈔。考其由來。則稱自夷船鈔得。嗣接僧格林沁鈔揭洛會相符等語。前何桂清亦奏稱。該夷以重價購覓僧格林沁摺稿。可見該夷工於偵伺。不可不防。著僧格林沁。嗣後於陳奏摺片各件。有關夷務者。加意嚴密。勿使稍有洩漏。是為至要。

丙午。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嘈嚕嘶藉上海民夷互鬭為口實。搪塞照覆。迄已旬餘。該酋接到臣照覆之文。並未另覆。現在互鬭之案。已經委員喬松年等。查辦完竣。吳煦藍蔚雯等。因民夷均已妥貼。七月二十日以前。吳淞口時有夷船

二三隻出入不常。密探嘻嚕嘶。及咈囒咈嗹。仍無動靜。即傳諭廣華商。諭令作為己意。轉告夷商。以天津之事。係嘻嚕嘶任性妄為。咈囒咈嗹隨同附和。中國將來亦有傷亡。現聞京中王大臣公議。不令嘻酋等進京換約。前議概作罷論。並須賠還兵費。方准通商。但釁由嘻酋所肇。爾等失業可憫。如該夷等自知悔悟。尚可懇求總督。轉乞

大皇帝格外施恩。或能仿照咪夷七口通商章程辦理。即在上海換約。夷商聞之。亦深疑懼。而以嘻嚕嘶等前此寄信回國。一如何措詞。甚為秘密。誠恐該國王調兵前來報復。現在嘻嚕嘶等業已不能自主。必須另行設法辦理。方與伊等貿

易無礙。華商人等。因而議及嘈嚕嘶等。必已捏詞聳聽。雖有新聞紙。及夷商家信寄同。而夷商中亦未必眾口僉同。該國王遠隔數萬里。未必即能備知實情。儻能由

欽差大臣桂中堂。將嘈嚕嘶前後桀驁情形。詳細照會咲夷呈執

大臣。俾該國王瞭然於胸。亦弭兵息事之一法。咲咈兩國。相距近甚。如交咈夷代遞。必可收到。至咪夷上年在津。亦係先定和約。本年天津之事。明知咲夷不肯即了。伊祇圖見好。允為調停。仍踵上年故智。先行換約。其居心實屬巧滑。亦不易於駕馭等語。並據吳煦等將譯出新聞紙鈔錄具稟前來。臣查閱新聞紙內。有咲夷船隻。於未開行以前。

在北河一帶。測量水勢深淺之語。即係該吏繪畫天津礮
臺圖說之說計。咪酋在京。亦不感激我相待優厚。是其處
心積慮。不忘報復。而咪與英之貌雖心合。均可概見。惟嚌
酋等。六月十六日遣船送信回國。照尋常往來程期計算。
約十月間可以返棹。該事必多議論。非倉猝所能定。恐須
冬春之交。方有回信。雖准
欽差大臣桂良等咨會咪酋已定期在北塘換約。開市之期。言明
應與英咈一律。尚須回至上海再議。不致參差。又准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咨。咪酋華若翰。已於七月十九日。由北塘啟
碇南旋。而此半年之間。相持不下。關稅難期起色。且九月

以後。即應料理海運。萬一該夷攔阻沙船出口。即多掣肘。

議者或云暫改河道。無論停辦多年。驟議復舊。船隻河道。

非數月內所能竣工。亦無此經費。且江北搶逆交乘。耽耽

虎視。更未敢冒昧從事。或又云仍行海運。而改道劉河出

口。殊不知由劉河放洋。不能飛越吳淞口外。咸豐四年間

之改道劉河。因劉逆竊踞上海縣城。其患僅在上海。本與

吳淞口無涉。今夷船停泊於吳淞口內外。與不改道何異。

此焦思中夜。與至張弛兩難。是猶能知人之病源。而不知

用何藥以治之也。味酉華若翰已於七月二十五日返棹

上海。寓居洋行。尚無動靜。

硃批○知道了○務須妥為籌畫○明年海運事宜○於萬難之中○總要全

數辦成○責成沙船○方有把握○若有夷務攪擾○猶能安穩抵津○朕

必令驗米大臣查明該紳耆等請旨加恩○

何桂清又奏○再上海民夷互鬭○釁起夷匪擄捉華民○而擄

捉實肇端於拐騙○此等拐犯斷難曲從寬貸○惟推究始禍

之由○尤以禁止外夷雇人為第一要義○臣前委留蘇差遣

道員喬松年○會同撫臣徐有壬所委之候補知府吳雲同

往上海○分別撫綏彈壓○密訪呂宋等國○本有買人為奴之

風○有等並無生業之夷人○隨船前來○漂流內地○謂之流氓

鬼子○各國皆有○該流氓等即向通內地游手○以雇人種地

為名。始則拐騙。繼而擄捉。將內地民人賣與各夷。現在之案。貫係呂宋佛囒哂所為。已據寶山上海等縣。報獲拐犯王阿福。林彩成。徐啟東。張瑞記等四名。由裔松年等會營嚴訊。均籍隸甯波。各自代夷雇人。曾在各處擄拐人口二十餘名。至百名不等。陸續剩送上海。或徑赴吳淞。所得雇值。除酌給被拐之人外。餘俱花用。不記確數。該犯等均向夷人詭稱受雇而來。該夷與被拐者。言語不通。無從別其真偽。即間有訴辯者。該夷即疑為翻悔。不復置問。究詰不移。裔松年以該犯等。稔惡最著。幾至釀成事端。未便稍稽顯戮。即於審明後。遵照原奏。將王阿福等先行就地正法。

為首等眾。釣船鉗示海濱。民心爲之大快。其打毀天主堂焚燒夷書者。亦係內地無賴之徒。並已分別責懲。夷情亦均貼服。復與該領事等。再三要約。嗣後不得雇人出洋。並將流匪鬼子驅逐回國。俟接到覆文。仍由臣照會各夷酋。一體飭禁。現在咈嘰喇等埠已平復。惟初次誤毆咪夷及擠溺暹夷之正犯未獲。二次毆斃佛屬什臘夷人。亦由因疑致誤。已飭縣拘傳犯證。確訊究報。所有中外未獲擄拐各犯。並飭訪拏。由地方官及領事。分別辦理。察看民夷。猜嫌已釋。市肆均尚照常。

硃批。知道了。正兇未獲。總難了結。著上緊嚴緝。勿令漏脫。

給俄羅斯照會。

辦理軍機處。為照會事。准八月初五日。由禮部送來貴大臣照會一件。內稱

欽派大臣肅瑞。行不宜之文會晤。及所照會並未見益等語。

欽派大臣肅瑞。皆係我

大皇帝親信大臣。既與貴大臣辦理事件。斷無不誠心相待之理。其每次與貴大臣照會。及面議言語。皆係據理直言。本處均已知悉。何謂先出無禮之言。前於貴使臣丕到京後。我

大皇帝即派大臣肅瑞。與之互換和約。並無留難。和約內已許貴國七處海口通商。又格外准將黑龍江附近海岸之閒吞乜

地方。借與居住。並由黑河另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
待貴國已至厚矣。和約既換。其餘即無可再議。況分界一
事。必須會同履勘。方能明晰。非京中所能懸揣定議。自宜
照第九條所載。由我國各該處將軍大臣派員會同貴國
使臣查辦。方為妥協。現在我國派出吉林將軍。黑龍江將
軍。在彼久候貴國使臣會辦。而貴國使臣竟未到彼會辦。
是貴國使臣並不以和約為重。至烏蘇哩河。綏芬河等處。
並非與貴國毗連之地。亦決不能借與貴國居住。前因黑
龍江將軍奕山辦理糊塗。是以
大皇帝將伊撤任懲辦。貴使臣豈尚不知。總之兩國和好多年。必

須彼此有益。方合友道。貴大臣必欲將所求之事。件件允
准。方為和好。有是理乎。以本大臣之意。不若貴大臣迅速
知照貴國會辦地界之人。早赴黑龍江會同我國將軍大
臣所派之員。詳為妥辦。勿誤兩國公事。方不負本大臣此
次照覆之美意也。為此照會。

丁未。山東巡撫崇恩奏。本年自夏徂秋。福山縣煙臺海口。
時有夷船往來停泊。該夷一經收口。輒即逗遛不去。即使
開行。亦多半仍在北洋遊駛。臣以該夷往來行駛。情殊叵
測。深恐登屬稍有疏虞。謹遵
諭旨。嚴飭沿海地方官。先行欽遵查照辦理。一面遴委候補道明

新駛往登州。會同登鎮。暨該管道府。查明煙臺。如現有夷船停泊。立即親往海口。催令迅速開行。仍督飭各屬。認真嚴密巡防。儻有續到船隻。一體正言拒絕。勿許奸商句通貿易。致使久留。至於沿海各口。如界直隸之大沽河。胥於春間。經臣遵

旨。派撥官兵三百名。前往該處附近之官莊地方駐紮防堵。其餘口岸。亦先後嚴飭所在文武。隨時小心防範。一面團練鄉勇。添募餘兵。以期有備無患。惟東省洋面三千八百餘里。其間港汊紛出。實係防不勝防。臣現飭該道。再行相度地勢事機。如須添撥布置。亦即會議稟候酌辦。

硃批○知道了○

庚戌○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查北塘海口陸路○距大沽北岸礮臺三十餘里○臣於春間到防後○察看地勢○既防大沽○不能不兼顧北塘○以為犄角之勢○又因礮臺舊基○偏近村莊○限於地勢○僅能粗立規模○查北塘北岸營壘以外○雖無村落○地方甚低○每遇大潮○營外四面皆水○南岸礮臺○東臨外海○北近內河○西南二面○民房林立○相距營牆○不過數步○村莊廣袤三里○人煙千戶○即使礮臺可守○一經接仗○炸礮火箭○必致延燒村內房屋○兵民交鬨○萬難守禦○蓋緣夷礮

光猛。大沽村莊。距礮臺三里許。五月二十五日接仗。夷礮已飛至村莊。北塘礮臺。與村莊比附。或被礮火延燒。不但鎗礮官兵徒多損折。亦且挫我銳氣。滋長寇氛。此限於地勢。不能設守之實在情形也。至北塘村外。西南均係鹽灘。湖濘泥淖。人馬不能行走。該處距大沽新河。均不過三十里。僅有一路可通。並無分歧道路。距北塘村數里道路。與海岸相離甚近。河灣船隻通路。行人俱能一目了然。設使與夷人相持。北塘營壘。規模既小。不能多設官兵。自應由大沽新河撥兵援應。夷船既能看視。必不容我官兵近村。即使官兵奮不顧身。村內一綫街道。一經延燒。無路可至

礮臺。此北塘不能多設官兵。他處不能援應之實在情形也。且查北塘並無商賈居積。百物輻輳。均在蘆臺。道光年間。添設通永鎮總兵。駐劄蘆臺。足見蘆臺人稠地廣。實為瀕海重地。再四思維。只得於北塘蘆臺適中之營城地方。趕緊修築礮臺營壘。即將北塘礮位防兵。全數移至營城。並奏明派西淩阿。督帶馬步官兵。駐劄該處。嚴密防守。截其由水陸北竄之路。其北塘礮臺內。暗設火器。以為埋伏。又於西南大沽迤北之新河地方。派撥馬隊官兵。劄營駐守。截其由水路分竄。該夷如敢由北塘上岸。以襲大沽北礮臺後路。新河防兵。足資扼截。該夷亦難以徑行繞越。單

非敢虛此一路。聽其出入。亦非初未慮及。有所疏略。實以
該處地基窄狹。萬難施展。不得不量爲變通。以期與大沽
營城。虛實相間。使該夷不知底蘊。在該處紳民不知兵機。
以保衛村莊爲意。固願添兵駐守。在奴才亦非敢將此處村
莊。置之膜外。統籌全局。權其輕重。與其守而復棄。徒滋擾
害。轉失保民之道。莫若留爲虛步。遠設防維。亦可施我兜
擊之術。現在營城新河等處官兵。仍復如前防守。而北塘
則飭本地方文武。及各委員。不時瞭望巡查。以期與大沽
海口信息時通。並令營城馬隊。時至北塘來往梭巡。不令
該夷窺我虛實。仰蒙

諭旨垂訓。謹將籌備實情。具陳梗概。至夷船三隻。停泊北塘來北
塘頭沽。初九日巳刻。有杉板船一隻。撑駕近岸。見有官兵
沿海防守。即向問購買饅羊青草。經官兵答以此處並無
青草。即駛回大船而去。至是日申刻。該夷大小火輪船三
隻。陸續向東南開駛。不見帆影。尚未知其駛向何處。俟各
海口探有確蹤。再行奏報。再初九日恭奉
諭旨。以該夷工於偵伺。飭將於陳奏各件。有關夷務者。加意嚴密。
勿使稍有洩漏。將於陳奏事件。皆加意慎重。軍營重地。辦
理文案處所。斷非外人所能窺伺。惟與該夷接仗後。曾將
原奏。知照山東巡撫。兩江總督。兩廣總督。均交驛遞。中途

折閱在所不免○

硃批○覽奏各情均悉○

又

批○與惠親王等同看○此係防務機宜○嚴飭該章京毋須傳播○

辛亥○俄囉斯照會○

為照會事○准八月初九日○由禮部送來貴處大臣照會一件○內稱和約既換○其餘即無可再議○況分界一事○必須會同履勘○方能明晰○斷非京中所能懸揣定議等語○本大臣照會

欽派大臣瑞肅○屢次明言○本國望求何故○且所求並非新端○仍按照

早年兩國和約而言。今不復陳說。況貴處大臣均已知悉。但願貴處大臣。記念本國所求。非出己見。惟照尼布楚恰克圖。愛琿。天津等和約而已。是故照前會本大臣明示和約條目。以便查驗某某求出某條。至天津和約第九條。本國已照此條辦理矣。貴處大臣。均已知悉。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等。行文至御前大臣公本哩斐岳幅。內稱。派員履勘地界等語。公始接來文。即差郭木薩爾伯多郭斯奇。滿洲通事師是瑪列幅等數員。前往未分地界之處查看。與中國官員商辦。當時覆洛黑龍江將軍文內稱。本國所派履勘之員。業已前往愛琿城。伯多郭斯奇等。與黑龍江副都

彼相見時。對言來訖。且請迅速派員往烏蘇哩江。以便會
同勘查等語。自乃先往。然中國官員未來江口之處。伯多
郭斯奇等。想兩國東界自江口起。至興凱湖為止。以上流
明定其當履勘者。為自興凱湖起至海之地。故前往興凱
湖。其
貴國官員。於此處等候。乃仍未至。伯多郭斯奇等。待有數日。
未見該員等來。恐誤大事。仍往綏芬河圖們江口處。一路
總未遇中國官員。伯多郭斯奇。非徒行此路。一面等待中
國官員。一面順路查勘地界。繪畫地理圖及作書記。可見
本國願按和約第九條行。乃

貴國官員怠慢。所以分界一事。未能於春季在原處決定。乃至

今尚未辦理。貴處大臣。此事均已知悉。何謂本大臣不以

和約為重。本國所行。俱係照和約辦理。並兩國有益和友

通之事。公木哩斐岳幅。路過琿城。與副都統相見時。言

夏季到綏芬河圖們江等處。想中國邊界官員。亦如本國

城心辦理。謹守和約。乃至彼仍未見中國官員。故將郭未

薩爾伯多郭斯奇。及滿洲通事師是瑪列幅等。派往京城。

呈遞所做地圖書記。與本大臣特為會晤時。便於查閱。委

定東界。六月二十七日。本大臣照會端肅二位大臣。明言派

來官員情形。並請商辦東界。乃該大臣以關勘帶來地圖

書記。猶為勞苦已極。今議定兩國緊要之件。因自六月二
十五日。即伯多郭斯奇來京之後。至今與本大臣並未會
晤。近日雖派官來問本大臣與端肅二位大臣願會晤否。本
大臣雖答以甘願。並請隨意定日。乃至今並無信。為是伯
多郭斯奇等歷經半月徒往。及兩國分界大事。並未辦理。
若
貴國大臣。誠願照和約辦理。則會晤時。查勘該地界書記。甚
便於商辦定決。僅貴處大臣。必願派員前往查勘地界。本
大臣因誠願護持兩國和好。故如爾所願。將我處二員。派
往黑龍江。特為迅速與

貴國官員商辦地界一事。惟已貴處大臣。飭令派員護送伊等。由京直往愛琿城。至烏蘇哩地界。與本國不相毗連等語。亦屬邊界官員含混洛呈之語。該員深知本國兵屯數處。業已居住烏蘇哩江右岸。設若烏蘇哩與本國不相毗連。

貴國兩將軍。爲敢行文求派員查勘順烏蘇哩江綏芬河之地界。且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所降與大學士桂良。轉文

公晉提雅廷之

諭旨。亦不能稱以烏蘇哩等爲界等語。貴處大臣均已知悉。乃仍謂該江與本國不相毗連何也。爲此照會軍機大臣可也。

甲寅。吉林將軍景淳。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竊查前據暫署三姓副都統印務參領巴彥佈洛。據黑河口委員協領倭克錦報稱。六月十九日。有夷商瓦爾佛羅朱幅帶領通事人等七名。駕船二隻。出黑龍江口傍岸。聲稱奉夷官卜勒色依印票。前赴三姓等處貿易。向其阻攔不聽。隨駕船支搭帳房。等候卜勒色依火輪船。定入松花江上行等語。經該署副都統。恐火輪船恃强。遂派驍騎校斐凌阿駕船帶兵迎阻。一面備兵一百名。密飭佐領富祥。在三姓附近窩坑口要隘屯紮。防其滋擾。並經春等。指派佐領永祥督飭迎阻去後。復據倭克錦報稱。二十六日。有夷商瑪克

西木斐聡等五名。繫船一隻。潛至松花江北岸。晤會瓦爾佛羅未幅等。開船自入松花江西上。雖經百般開導。該夷抵死不從。又據驍騎校斐淩阿稟報。七月初四日。至喀爾庫瑪屯地方。適遇瓦爾佛羅未幅等七名。船隻前來。令其攏岸。再三開導。該夷不理。揮眾開船。並據卡兵探報。瑪克西木斐聡等五名。落後繪畫兩岸圖式。佐領永祥富祥報稱。瓦爾佛羅未幅船隻。已抵窩坑口停泊。專待落後人船。一同西上各等語。奴才等飛飭該署副都統巴彥倅。督飭各員。極力阻回。斷不准其分竄。茲據報稱。七月十七日。瓦爾佛羅未幅等開船西上。經佐領富祥橫阻曉諭。三姓地居

苦寒。無路可通。該夷見其急迫。始行回帆。於二十一日。已出黑河口。入黑龍口上往去訖。又據暫辦夷務之署副都統協領富呢揚阿報稱。瑪克西木斐聆等五名。亦由中途折回。於十三日。出黑河口下往各等因。咨報前來。奴才等查夷情叵測。出沒靡常。民夷則見橫阻回帆。瑪夷則往繪圖折。縱是其行蹤詭秘。亦難保不復來。應飭各屬照舊嚴防。再查前據署副都統巴彥休轉據巡防各員詳報。五月二十三。六月初二等日。由呢滿河經過夷船四十八隻。夷官三員。男婦子女四百九十六名。入烏蘇哩上往。在樺皮林子山嘴子屯。撥爾庫。金銀泡。興開湖口等處。搭蓋窩棚。分

留夷衆數十名。至百餘名不等。六月初三日。由圖勒密入烏蘇哩夷船二十一隻。官五員。男婦子女五十一名。初十日。由下江駛入烏蘇哩夷船十五隻。官一員。男婦子女六十一名。六月十六。十九等日。夷船五十二隻。男婦子女二百十六名。二十六。二十九等日。夷船二十一隻。子女一百餘名。七月初一日。夷船十六隻。男婦子女一百六十餘名。初八日。夷船九隻。夷官一員。夷人三十餘名。十七日。夷船四隻。夷人三十餘名。十八日。夷船一隻。夷目奇薩羅幅夷人十餘名。均各帶有槍械火藥。由圖勒密等處。入烏蘇哩。經守卡各員攔阻開導。或稱奉木酋之命。或恃強恣意抗

行。勢難徒言理阻等語。又據甯古塔署副都統富新咨據

巡查綏芬防禦圖勒斌報稱有夷人由烏蘇哩河口。乘船

入興開湖。至莫力拉河上岸。起向綏芬開修道路。查看地

勢。以備明春建房開地。並於平川處所。插立木桿。拴繫草

把樺皮標記各等語。奴才等查該夷既入烏蘇哩。搭蓋窩棚。

又向綏芬開修道路。插立標記。以為明春占居地步。實屬

滋蔓。現已飭協領祿昌等。在烏蘇哩口守候木哩斐岳幅

晤議條約。並拒阻人船。密察辦法。一面飛飭署副都統佐

領富新。委員佐領永祿。刻即派員前往綏芬一帶。將其所

立標記。概行焚燬。仍隨時偵探。設法拒阻。斷不可以開釁

稍口。任其肆行去後。該據富新呈報轉據巡查綏芬等處委官富山等報稱。前由陸路窺探地勢之夷人二十七名。俱各拔帳於七月十六日出境。向東北旋回。復查摩闊崴伊蘭哈達地方。所立木桿。亦經該夷撤倒無存等情。

諭軍機大臣等。景淳特普欽奏。俄夷人船。闖赴三姓。派員阻回。其駛進烏蘇哩口夷人。不遵開導等情形一摺。俄夷人船。欲赴三姓貿易。於行抵窩坑口等處。雖經委員攔阻折回。難保不復行窺伺。其闖入烏蘇哩人船。則恣意行走。未肯折回。並搭蓋窩棚。為久居之計。兼於綏芬地方。開修道路。以為明春占踞地步。實屬異常橫恣。惟該夷如此肆行無忌。恐三姓烏蘇哩等處旗民。

或問與該夷暗中句結之處。著景濬等派員查明該夷搭蓋窩
棚。始自何年。並各該處旗民。有無與潛通聲息。互相煽誘。均即
確切訪查具奏。不得稍涉含混。至該夷到處恃強。既難理阻。亦
斷不能聽其蔓延。以至無所底止。景濬等身膺重寄。責無旁貸。
應如何體察輿情。妥籌辦法。使該夷不得逞志橫行。而又不致
開釁。著該將軍等。會同熟商妥議具奏。

給俄羅斯照會。

辦理軍機處。為照會事。八月十四日。由禮部送來貴大臣
照會一件。內稱兩國分界大事。並未辦理等語。中國與貴
國地界。於康熙年間。久已分定。其闊吞屯奇咭地方。本非

貴國人民應到之地。
大皇帝俯念貴國之民困窘。以和好之道。准將闊吞屯奇咭地方。借與居住。並准貴國船隻。由黑河口。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是待貴國已格外至厚。本處曾已照會。想貴大臣亦必深悉矣。至綏芬河烏蘇哩河之地。本不與貴國毗連。更非貴國應到之地。前因黑龍江、將軍等辦理糊塗。是以
大皇帝將伊等撤任懲辦。是綏芬河。烏蘇哩河。無論在京在外商辦。斷不能借與貴國居住。前經本處照會貴大臣。知照貴國之人。早赴黑龍江。詳查妥辦。係專指已經借與貴國居住之闊吞屯奇咭地方而言。並貴國船隻。由黑河口順松

花江往來入海行走所以經該將軍等在彼等候商辦此
事並非別有可議之處現在和約初定不應於和約之外
別生枝節所請由京派員往愛琿城會勘之處礙難准行
相應照會貴大臣可也
丁巳直隸總督臣恒福奏接准河南撫臣瑛棨咨到會同東
河總督黃贊湯山東巡撫崇恩具奏摺稿內稱既有粵捻
交乘兵單賊衆議請天津海防事竣
簡派威望重臣移師南下督同勦辦以期一鼓蕩平等語臣接閱
後詳細籌思該撫等以逆賊日張愈蔓愈廣亟思大氣包
舉埽蕩無遺然衹圖勝算而未作深謀但計一隅而未籌

全局。芥才愚昧所及。不敢不為我
皇上密陳之。溯自軍興以來。
命將出師。於今數載。而未肯輕派重臣者。非為體制較崇。亦以重
臣所關者大。所繫者深。不盡在戰陳攻取之間也。即如咸
豐三年。聞僧格林沁奉
命督師勦辦北竄粵逆。於連鎮高唐等處。悉數殄滅。一律肅清。彼
時豈不可以得勝之師。直抵江南。削平醜類。而
聖謨深遠。並未令其統師南勦。屢試兇鋒。此愛護之中。實寓慎重
之意。然此僅就攻勦粵捻各匪而言。已不可令重臣輕出。
而況海防事務。有不可以尋常軍務論者。本年五月二十

五日○大沽海口之戰○奴才目擊接仗情形○該夷船礮之堅利○攻戰之猛鷙○百倍於粵捻各逆○若非礮臺營壘之高厚堅固○不足以折其兇鋒○若非滿蒙京營馬步官兵之用命齊心○不足以銷其逆燄○而要非僧格林沁一人○有以布置周密○調度有方○是否可操必勝○甚不可知○是不特夷人之所畏者○僅僧格林沁一人○即各營官兵○其中最得力者○論衝擊馳驅○無如滿蒙馬隊○論守臺然礮○無如京營官兵○而亦非僧格林沁之賞罰嚴明○甘苦與共○亦不能如是之身使臂臂使指也○現在海防未撤○僧格林沁日夜駐守礮臺○未嘗或離○而該夷之船○尚復遊駛往來○多方窺伺○儻或移師

皖豫○而夷船猝至○即使另派重臣○專辦防務○苐竊謂臨敵易帥○兵家所忌○驟易生手○較之僧格林沁之辦理防務○兩年以來○盡心殫慮○熟悉情形○其得力之深淺○自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然則勦辦南路粵捻各匪○或可遴選大員○不必定須僧格林沁○而禦夷則非僧格林沁不辦○斷難另易他人○致令全局有礙○苐反復以思○不揣冒昧○敬瀝陳管見○可否

仰懇

皇上天恩○俯念苐為全局起見○無令重臣輕出而遠離○此不特海防之幸○實天下之幸也○

硃批○所奏甚合大局○該河督等奏請早已降諭未准○至汝之所陳

意外之意○並委曲為難之處○朕已洞悉○批摺遇便即繳○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三

咸豐九年。己未。八月。戊午。俄羅斯照會。

為照會事。八月十七日。由禮部送來軍機大臣照會一件。本大臣業已接到。始閱其文。深為詫異。因文內所稱。俱不合歷年議定和約。兩國相交友道。即貴處及本大臣照會。亦不相符。想本大臣前本月初五日所照會。貴處大臣或未視全。或未看明。或未介意。貴處大臣稱中國與本國地界。康熙年間。久已分定等語。似屬不實。設若兩國地界。康熙年間分定。則恰克圖愛琿等和約。何為而立。即天津和約第九條。又何為而作。還兩國交界決定之時。其邊界去

向何處者。當細載於和約。並繪地圖。作記。文方妥。乃天下
各國之定規。照此規記載。恰克圖決定之邊界。並非康熙
年間。乃乾隆年間。且兩國邊界甚長。而決定之地。不過七
分之三。上年愛琿城立定東界。順黑龍江。至烏蘇哩江口。
八月初五日。本大臣照會。曾言東界分定之時。實有
貴國之益。咸豐八年五月初四日。降與大學士桂之
諭旨。以烏蘇哩江為界。如是東方未分定之界。尚有將及七百里。
即自烏蘇哩源處至海。西方未分定之界。尚有將及三千
六百里。即自河濱山至浩罕地。貴處大臣。言兩國地界。於
康熙年間。久已分定之語。以何為據。若兩國地界久已分

定。其天津和約第九條。有何意可論。貴處大臣亦曾引此條為證。可見本大臣所言。皆有證據。請貴處大臣所稱何以為據而示我。使我不誤兩國大事。再據本月初九日。貴處大臣照會內稱。分界一事。必須會同履勘。方能明晰。斷非京中所能懸揣定議。現在

貴國派出吉林將軍。黑龍江將軍。在彼等候。妥辦此事。以貴處大臣之意。不若本大臣迅速照會委會辦地界之人。早赴黑龍江會同

貴國所派之員。詳為妥辦等語。現在本大臣有存繪成兩國共管之地圖。及記文。足以此處妥辦分界之事。而准上言。

貴大臣照會。特為護持兩國和好。故將廓米薩爾伯多郭

斯奇同其協辦員等。派往黑龍江辦理分界之事。奈貴處

大臣似有反悔。並不願八月初九日貴處大臣照會。所稱

八月十七日。反行本國所屬及關吞屯奇咭等地而言。並

本國船隻。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即由京派員。往愛琿

城會勘之處。礙難准行等語。可見貴處大臣。先後照會不

符之至矣。先設之法。不數日竟已更改。並將無理之事。强

言有理。豈是公道誠心之辦。至關吞屯。奇咭等處。及本國

船隻。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走。無可商辦。因本國船隻行

此水路多年。松花江從未屬於

貴國。若本國則道光三十年。江口已有建立礮臺數處。又咸豐八年。本國與英國交戰時。英國兵船欲進奇咭。意往覆勘滿洲地方。本國兵逐之境外。且非闊吞屯奇咭二處。本國兵民久住。即烏蘇哩右岸。有二十三處。本國兵民久住。而

貴國邊界官員。仍呈稱烏蘇哩。與本國不相毗連何也。東錫畢爾各省總督理水路各營兵。御前大臣。公木哩斐岳幅阿穆爾斯啓。自東海歸本省時。於九月二十日前後。畢至黑龍江之尼适拉耶幅斯克。布拉郭微是成斯克二城。貴處大臣。願使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等。與公木哩斐岳幅

會同商辦邊界之事。宜令該將軍等。往愛琿城。預咨行本
國住布拉郭微是成斯克城之固畢爾那托爾。使伊里之
公木哩斐岳幅。
貴國將軍等候商辦分界一事方妥。除分界一事。奏本國大
皇帝之旨。本大臣則有與
貴國大臣大議之事件。並新近所來之信。有應面說與
貴國緊要之言。所以祈軍機大臣照天津和約第一條。即准
本大臣。八月初五日照會所言。代奏
貴國
大皇帝。派大學士或軍機大臣一員。會晤商辦。再前照會本大臣

晉京將會晤商辦情形。細書奏明本國大皇帝。使聞

貴國待本國之實勢而照辦之。今本大臣擇定於九月初二

日。派廓米薩爾伯多郭斯奇等二員。兵丁二名。由京前往

恰克圖帶去奏文。懇祈貴處大臣。飭令沿途驛站官員。備

馬十匹。駝七隻。由京至張家口。用拉行李車二輛。馬匹鞍

韉等物俱備。為此照會軍機大臣可也。

乙未。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查咪酋華若翰遞擢後。連日與咪

咈二酋往來密談。夜分始散。咪領事密迪樂。則再催緝殺

傷咪夷兇犯。向吳煦等云。天津做成圍禽。詬其入港。致覺

多命。咪酋入都。待如俘虜。又令回至北塘換約。咪酋因勢孤。不得不然。各國商人。無不忿怨。明春定欲赴津報復。上海本可無事。忽人造出擄人之說。以致百姓激鬧。正兇人不肯獲。明係華官故意唆使百姓為此。必致激成大變。兇照等。因其語無倫次。答以咪夷進京。待之以禮。人奉
大皇帝頒發璽書。蒙寵已極。爾英咈兩國。若不自行肇釁。亦必同
邀
異數。今因羨而生妒。作此不經之談。希冀播弄是非。此等伎倆。孩提之童。亦能識破。言之無益。至擄人之事。雖與爾國無涉。而愚民無知。安能分別誰為何國之人。一時忿激。已成眾

愆難化之勢。若非地方官妥為彈壓保護。爾等恐喫虧尚不止此。既許爾等緝拏要犯。決不食言。惟人多勢衆。並無首先起意之人。必須設法訪緝。始無枉縱。不能頃刻拏獲。亦不能助爾抑民也。密迪樂無詞可答而退。旋據華若翰送到照會。以換約後。應照新章開市。請即咨行五口。並新開之潮州。臺灣二口。曉諭商民等語。竟將前此在京。與大學士桂良等往來照會抹煞。顯係為咪咈所唆使。意圖嘗試。臣當即查案照覆。乃該酋後來照會。則將在京往來照會。飾詞狡賴。約臣於八月十九日。前往上海會商。先照新章完納船鈔。並在新開之潮州。臺灣二口。先行互市。其餘

暫緩施行。且向吳煦等聲稱。臣如不往上海。該酋即至常州。並以此事關繫甚大。亦不便與委員藍蔚雯等商辦等語。吳煦等與之反覆辯論。堅不允許。將照會轉呈前來。臣查天津原定條約。因各貨轉運內地。課稅未經議定。故有限四箇月為期。出示曉布之語。嗣於上海議定稅則。即於善後章程。聲明第二十八條所載。可毋庸議。則四箇月期限。即在勿庸議之列。華若翰先則儱侗請開新章。迨臣駁覆。則所請僅止兩事。一經允許。則得步進步。勢所必然。且查桂良等前次照會內稱。各口通商。不止貴國一處。此時咪唲條約。尚未議定。未便兩歧。恐礙通商大局。似應俟咪

咈兩國一律定議之後。再開新章。其如何定議。望與總理
大臣會商辦理等語。聲敘本甚明晰。而該首覆文內。則將
不止貴國一處之語截去。僅以各口通商。須歸一律辦理。
斷章取義。含混照覆。留為今日飾古地步。臣現備文照覆
應俟請
旨遵行。視其覆文如何。再作計較。惟桂良等照會該首文內。既有
與臣會商之語。如其必欲見臣。一經堅拒。必致徑來常州。
駭人耳目。而咪咈兩首。既在上海。臣到彼後。不與見面。則
怨望更深。擬俟屆時。輕舟減從。仿照前督臣怡良。接見咪
首之案。訂期前往崑山一帶。與之一見。所請兩事。儻能持

至暎咈一律辦理。最為妥善。否則體察情形。如無十分窒
礙。再當奏請
訓示。萬一稍端欲為暎咈作說客。俟有可來之機。即當迎機以導。
斷不敢稍有遷就。再奏
頒發璽書。已於初三日。准直隸督臣恒福咨送到。臣當即備具照
會。派委標弁敬謹齎交署蘇松太道吳煦。據稟。咪酋擇於
十三日祇領。上海民夷。現已照常。仍勒催地方官。嚴緝
兇。禁止僱人出洋。
諭軍機大臣等。何桂清奏。咪酋請照新章完納船鈔。即在潮州臺
灣。先行開市一摺。覽奏均悉。咪酋華若翰。回至上海。將在京照

會。飭詞依據。並約該督前往上海會商。先照新章。完納船鈔並

在潮州。臺灣。二口。先行互市等語。各口通商。須俟咪嘣條約議

定後。再開新章。桂良等。照會該酋業欽明晰。今華若翰欲在潮

州。臺灣先行互市。若一經允許。必至得步進步。何桂清現已備

文照覆。俟其覆到。如必欲與該督一見。自可往崑山一帶。與該

酋會晤。所請完納船鈔一節。似尚可允。至潮州。臺灣。本在五口

之外。必須俟咪嘣兩國定局後。方能辦理。斷不准其先行互市。

如華若翰。藉此為咪嘣作說客。該督仍遵前旨。不可先向其關

說。以致跡涉求和。如該夷誠心悔悟。自來乞請。再為迎機善導。

操縱之機。全在該督臨時酌辦。至上海各國通商。以茶葉為大

宗。現在咦咭唎言赴津報復。不肯就我範圍。必須設法鈐制。為釜底抽薪之計。著何桂清密飭上海道。將運茶各商。向與何國交易。先行查明。如明年該夷阻撓海運。即可禁止茶葉出口。儻他國夷商不願。即告以因係咦夷與中國為難。未便與別國互易。致令影射。如此辦理。他國或恐罷市。歸怨咦夷。因而易於轉圜。亦未可知。但此係將來辦法。何桂清慎勿宣露。

壬戌。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八月初二日。接奉寄

諭。奕山等奏。遵旨會商分路派員守候夷酋等因。欽此。前以協領

越署吉林將軍印務。數月之久。已形竭蹷。茲復謬蒙

逾格。將協領開缺。暫署黑龍江將軍事務。該處地當邊要。為俄夷

接壤之區。實恐難勝任。不禁警惕彌深。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奕進京

陛見。跪聆

聖訓。俾奕到任辦理一切。得所秉承。而裨公務之處。出自

鴻慈。

諭軍機大臣等。特普欽奏。接奉廷寄。懇恩陛見等語。黑龍江地方緊要。特普欽著即赴署任。無庸來京陛見。俄酋伊格那提業幅在京疊次投遞照會。欲定分界。請派員履勘。並說言在黑龍江吉林等處。未見中國官員。經軍機大臣等。以中國與俄國交界。總以康熙年間所定界址為憑。無可改易。所云會同履勘。京中

無由滋端定擬○共關吞屯奇咭地方○業許借與居住○自無更改○俄國入海船隻○習許其由黑河口順松花江○往東行走入海○亦不致再行攔阻○餘如烏蘇哩○綏芬河等處○與俄國並不毗連○無論在京在外商辦○斷不容該夷前往○無所用其查辦等語○開導曉諭○而該酋昨遞照會○尚復嘵嘵○並稱木哩斐岳幅○阿穆爾斯啟○於九月二十日前後○必到黑龍江之尼迭拉那福斯克布拉那微是戍斯克二城○吉林黑龍江將軍如須與木哩斐岳幅會商○還界○應該洛任布拉那微是戍斯克城之間畢爾那託爾○便伊知悉○以便俟商等語○夷情詭譎異常○八郎中照會之語○諒伊格那提業幅○無不於木哩斐岳幅處知照○木酋此時赴黑龍江○

必以會商覆勘為詞且恐揑稱於闊吞屯奇咭之外京中別有
允許特普欽於行抵黑龍江後即先行派委妥員守候以免該
夷再以不見中國官員藉口如與木酋會晤即著照京中曉諭
各節委曲開導以兩國分界總以堅守康熙年間和約為定闊
吞屯奇咭兩處既許該夷借住入海船隻既允其由黑河口順
松花江往來行走決無翻悔如欲查勘地界惟有已經借給之
闊吞屯奇咭可與派員會勘此外如烏蘇哩綏芬等處本非該
夷應到之地無可查勘亦斷不可應許務將派往人船速行撤
回以敦和好該酋情形恣肆未必即俯首無辭然要皆虛憍之
氣亦未必遽敢生事特普欽一面密加防範一面據理曉諭以

期折服其心。斷不得因該酋意氣囂張。遽為挫折。再將奕山覆轍。該酋如以前往黑龍江所立和約為詞。並告以奕山。因辦事糊塗。業已斥革。該署將軍。萬不敢再有遷就。致干嚴譴。以絕其要求妄念。至該夷人船。竟延烏蘇哩等處。其未來者。如何嚴行堵截。已至者。應如何設法驅逐。即著景淳。特普欽。妥速會商。相機辦理。務使該夷不致再有滋蔓。亦不致自我開釁。方為妥善。該夷在各處建蓋房屋等事。始自何年。並遵照前旨查明具奏。昨伊酋照會內。並有松花江口。於道光三十年。伊國曾建礮臺之語。雖所言未必皆實。亦可見歷任各將軍。於邊疆重任。未肯認真。諸多掩飾。景淳等。身膺重寄。值此疆事孔棘。務須盡心經

理。以禦外侮。不得再蹈從前玩泄積習。致負委任。所有京中給該夷五次照會。隨後著鈔給閱看。俾該將軍等有所遵循。不致兩歧。

乙丑。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俄酋照會內稱。木哩斐岳幅等約於九月二十日前後。到黑龍江。以會商履勘為詞。當將辦理機宜。詳諭景淳。特普欽。悉心經理。並先派妥員守候。免致該夷以不見中國官員藉口。諒該將軍等接奉後。必欽遵辦理矣。中國與俄國地界。自康熙年間議定。本極明晰。上年木哩斐岳幅。以防堵英夷為名。欲將黑龍江左岸。讓於彼國。彼時奕山。為該夷虛聲恫喝。

奉行撫字實屬糊塗朕念中國與該國和好多年不值因此致
啟釁端是以將黑龍江左岸地方及該夷已經占踞之闊吞屯
奇咭等處允其借住乃該夷得步進步並欲占踞吉林之綏芬
烏蘇哩等處屢經派員會勘其貪求無厭之心若不嚴行拒絕
尚復何所底止此次木哩斐岳幅等前至吉林黑龍江與景淳
特普欽會晤時務當詳細開導告以綏芬烏蘇哩等處係屬吉
林地方並不與該國毗連前奕山與吉拉明阿辦理不善大皇
帝業經分別懲辦此事斷難准行其闊吞屯奇咭地方既借與
俄國人居住並准入海船隻由黑河口順松花江往東入海行
走自無更改如該夷欲會勘地界該將軍等即將奇咭闊吞屯

地在借給該夷居住之處立定四至里數交界此外不可任意侵占亦不可多為允許以免蔓延該夷所請在三姓貿易之處亦斷不准行至黑龍江左岸空曠地方前經奕山許給該夷本屬失計特普欽亦當向其言明現在該夷占踞之處劃清界限立定四至不得將左岸空曠地方全行許給該夷如不允從該署將軍務當竭盡心力設法開導如能挽回幾分免其驕擾亦不至蹈奕山故轍諒該署將軍必能斟酌辦理所有在京給與俄夷照會五件並續給照會一件均著鈔給

閱看

辦理軍機處為照會事准貴大臣八月二十一日照會內

據決定兩國地界邊界等語。業經

欽派大臣肅。於本月二十六日面晤貴大臣伊。說明除闊吞屯。奇咭地方。許借與貴國居住。由黑河口。順松花江往東入海。准貴國船隻行走外。其餘烏蘇哩。綏芬地方。並陸路通商。一概不能應許。亦毋庸再議。此次

欽派大臣肅與貴大臣面晤。所言之事。皆與本處屢次照會相同。自無可再議之處。貴國即迅速派人前往。會同該將軍大臣等。會商借與貴國居住之闊吞屯。奇咭。空曠地方。議明段落為要。總之中國與貴國相交二百餘年。我

國總以誠信待之。貴國亦應感激中國相待美意。永敦和好。

方為兩國友誼之道。相應照會貴大臣可也。為此照會。

丙寅。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臣蘇勒官欲來進城竭見。人稱呈遞夷字一件。當令用清漢譯出。內云。彼來時路上見喀通蘇地方。有中國貧民百餘人。在彼開荒。建蓋莊房十餘座。若生事端。恐於兩國不便。祈請收回等因。隨令委協領奇車布等。查明喀通蘇地方。究在何處。詢據稟查。在巴克圖卡倫之外。邊境之內。土名二道河身。離城百餘里。係內附哈薩克游牧之處。並非俄夷境內。即派該委協領。派添筆帖式哲倫。前往查辦。一面令該臣蘇勒官來署接見。該夷言及前遞夷字。請將貧民收回。我已稟知我

國。將來如何辦法。請給一回字等語。當即答以兩國窮民。私逃出境。事所難免。即如上年。你國窮人。來至烏魯木齊吐魯番內地。攜帶軍器。在彼游牧。我們派官。將窮人由伊犁將軍送回你國。今既我國貧民逃出。若偷越你們境內。還須知照你國查送回來。若在我國境內。是我國自己應辦之事。斷不能聽其私住卡外。必即查辦收回。隨後給你國字。該首領塞而逊。翔經奇車布等稟稱。二道河身地方。查有民人王文興等九名。在彼墾種。當將該民等提訊。據供貧民等。原係乾隆六十年本城南湖認墾戶民。因去冬雪小。今春渠水不旺。誠恐秋收無望。額課難交。公同呈

懇聽官。將挪課地。經聽官諭令將舊大交齊。再行聽候詳

請批示遵行。戶民等。因時已交夏。恐誤耕種。是以沿流上

溯。由斜徑至二道河東。各出資拉運農具。雇覓貧民。犁地

下種。隨蓋土房窩棚九處。以便棲止。前經呈懇移地。未奉

批准。輒來此處試墾。實因迫於地課。冒昧無知。情甘認罪

等情。伏思該民戶等。移墾之地。雖不在俄夷境內。輒敢私

出卡外試種。實屬膽大。且與哈薩克雜處。易滋事端。當即

飭奇車布等。將民房拆毀。將王文興等懲辦。其窮民立即

收回。王所種麥石。准限一箇月。令奇車布等。往彼彈壓。令

該戶民等。趕緊收割。並曉諭閩境。以後不准私行墾種。以

請邊圖。至匡蘇勒官有稟知該國上司之語。我處應否亦
移該國之處。一面將與該酋來往咨文。鈔呈伊犁將軍覈
辦。

硃批。知道了。

明誼又奏。本月二十日。據俄國匡蘇勒官呈遞夷字一件。
粗譯清文。內云。薩碧屯等。修蓋我們貿易圈子內房屋九
十八間。及旗樓等工。已於七月十五日一律完竣。所修各
工。堅固完好。為此呈具收領等因。即將該夷呈具收領字
樣。咨呈伊犁將軍查照。

硃批。知道了。

九月。丁卯。吉林將軍景淳。署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俄夷
被毆身死一案。飛飭暫署三姓副都統印務參領巳彥佈
督飭司員研訊定擬。並飭將已斃屍骸。及夷從伊萬等二
名。派員解赴黑河口。交督辦夷務之署副都統協領富呢
揚阿。酌覈辦理。嗣據查報劉有毆斃徵夷。有姤奸情事。並
據富呢揚阿報稱。七月二十五日。有徐爾闊居夷三名。來
卡呈遞清文一紙。詳查字意。係為約會自興安嶺至松花
江口大事。知照伊國夷目布色依辦理。小事。即向夷目普
西諾辦理。並有會同審辦字樣。復經飛飭照辦去後。旋據
署副都統富呢揚阿。協領倭克錦等報稱。七月二十八日。

據差官驍騎校富祥稟解夷從伊萬等抵王國斯克地方。該著副都統恐夷情變詐或有枝節隨飭富祥在途緩行。先派佐領春福防禦松常赴徐爾固普西諾處備清字知照一紙將徹夷因姦覺令緣由告知俟押送夷從屍物到時令其接收。普西諾索要字據耽轉多時方允。八月初三日。飭令春福帶同解官押送前往。適由黑龍江下駛大輪船一隻夷人三名乘駕小船至卡。聲言有布色依文書遞請至船呈遞。該著副都統隨帶人上船查詢。皆係赴海口商人。約五十餘名。當以呈出夷字恐有要挾別詞。令其自行拆封。該夷均不敢拆。富呢揚阿等下船回卡。夷船隨即

開行。雖時佐領春福等。先至錫爾畢。適遇普西諾。來船赴卡。即令接收夷從砲械。該夷回稱。見過大人再收。迨於迭次。復將大輪船夷衆。帶至卡倫。燃放大礮九聲。擁衆下船。勢甚兇猛。該署副都統等。不露惶恐。婉言撫馭。普西諾自將夷字折開給看。專為徹夷之事。尚無別情。當即接收。又將徹夷致釁顛末。歷歷告知。現已奏報。俟奉

旨將兇犯如何定罪。必知照辦理等情。該夷始覺悅懌。隨稱欲赴三姓。並欲送伊國人三名。來學漢話。又言來夷三十名。在卡蓋房居住。該署副都統。均以正言拒絕。並將副都統吉拉明阿獲罪情由。詳細開導。該夷僅止點首。默無一詞。至

晚作別。春福等赤尾隨至徐爾固。備給清文。至次日。夷目
派官一員。將房物查點接收。因乏繙清字之人。僅給接收
夷字一紙。遂向該夷詳問。將來定罪。應在何處會辦。答稱
已派布色依酌定。將該夷投呈清字二紙。鈔錄先後呈報
前來。擬將劉有王高氏等派員解赴黑河口。即文富呢揚
阿聽候該夷回文。是否會審。隨機妥辦。其看守弁兵。有無
知情故縱情弊。仍由三姓副都統衙門查照辦理。除將該
夷投遞清文二紙。富呢揚阿知照文二件。佐領春福文付
文一件。封呈軍機處備覈外。已咨黑龍江將軍衙門。轉飭
行知海蘭泡夷目布色依在案。仍擬知照該國文稿一分。

可否

飭下理藩院查照文稿。先行咨明薩納特衙門。

諭軍機大臣等。據景淳等奏。夷官鵲端投字。要挾委員。據理辯駁等語。俄人欺卜勒幅。由黑河口耿王三姓地方。團姦民婦。殺民人劉有毆傷斃命。前經降旨。令該副都統查明辦理。並寄諭德勒克多爾濟。備文知照俄國矣。現據該夷呈遞清字二紙。所有夷從兢物。已交夷目喜西諾查收。由景淳等。咨黑龍江將軍。轉飭行知夷目布色依。所請飭理藩院咨明薩納特衙門之處。應俟結案時。再由該衙門備文知照可也。至此案民人劉有毆斃俄夷欺卜勒幅。有無別情。著即飭富呢揚阿。俟該夷回文。應否

會同審訊之處。隨機發落。以免日後藉口。

戊辰。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准軍機處。將伊格那提業幅。致伊國公使木哩斐岳幅書信一函。咨交前來。恆福當將原信收存。擬俟夷使到日。即行派員遞往。現已月餘之久。該夷使木哩斐岳幅。並無前來北塘消息。節逾秋分。西北風司令。該國船隻。恐亦難以駛至。所有俄夷原信一件。未便久留。可否咨交軍機處查收發還。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俄國使臣伊格那提業幅。有信函求轉送北塘。交伊國公使木哩斐岳幅查收。當由軍機處大臣。咨交恆福

收條。茲據僧格林沁等奏稱，本哩雙岳幅並無前來北塘消息，可否將原信咨交軍機處發還等語。所有伊格那提業幅原信，即著僧格林沁等咨送理藩院，交回俄羅斯館可也。

乙亥，

欽差大臣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咪酋華若翰前經大學士臣桂良等給與照會，言明各口通商，俟咪佛條約議定，再照新章辦理。當時並無異議。乃一回上海，即爾嘗試，雖明知為英佛所唆使，而必密查其命意之所在，方能相機辦理。飭據署蘇松太道吳煦、委員知府藍蔚雯設法訪詢，始知華若翰前在京城，飲食起居，諸未習慣，且人單勢孤，亟思回南。

是以不敢有所干求。貴撫深悔此行之不能從心所欲。迨回上海後。暎咈各夷以既不查照新定章程辦理。何必先行進京換約。似此辦事。直與送信之差官無異。大失公使體統。實屬無用。將來尚須靠彼大國主張等語。互相訕誚。華若翰為暎咈所激。故有請照新章完納船鈔。及在潮州臺灣。先行開市之請。而其注意。則重在潮州臺灣之開市。以見其能。其照會內。俟暎咈定議。再照新章辦理。是使咪國國家兼賴他國等語。蓋有所謂而云然也。該夷於接臣照覆後。又來一照會。以和約第三條內。載明互易後即通商各省。一體頒行為詞。嘵嘵瀆辯。改期於九月十五至二

十五日。與臣會晤。臣業已照案照覆。至奉
頒該國
璽書。蘇松太道吳煦等於奉到後。即傳知該夷。詢以恭迎禮節。據
覆既由蘇松太道恭齎前來。彼亦由領事士覓威良定於
八月十三日吉期恭接。屆期。吳煦等敬備儀仗。恭齎前赴
夷館。該夷先冠擺隊。敬謹將事。頗能知禮。當取有士覓威
良收據。及華若翰照覆一件。華若翰現已前赴日本。約計
九月十五日。可以返棹。咪咈二酋。仍無動靜。前在天津等
處。繪圖探水夷船。詢據咪夷繙譯。稱係該國留北船隻。現
於八月十七日。駛回上海一隻。尚有二隻。探已駛回香港。

咈夷前與鄰國搆兵現已議和撤回夷兵三千名在香港聽候信息暎咈二酋初回上海寄去該國之信約計十月十一月之交必有回信惟如何辦理須憑衆議必得再有一兩月方能定見等情前來臣查咪酋華若翰之反覆其詞雖為暎咈二夷所激而狡譎無常是其本性現來照會已存得步進步之心其前往日本僅因自知理虧不能與我爭執又設暎咈所訕誚為暫時避地之計固可從緩置議設仍如期返櫂臣再察看情形欽遵

訓諭前往崑山一帶與該酋會晤相機辦理民夷互鬬案內允犯業已拏獲其着名代夷擄掠人口之漢奸倪阿塔亦已就

拴正法。上海民夷。已相安無事。所有與咪夷、華若翰往來

照會二件。又該酋接奉

璽書照覆一件。領事士覓威良收據一件。照錄恭呈

御覽。

硃批。覽奏俱悉。

丙子。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因俄夷在三

姓地方聞毆民婦被毆身死一案。若由該國畢爾那托爾

行知該國。轉恐俄夷照依新定和約駁回。已經行知該國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迅速諭令該夷人等。不得任意妄為

在案。茲據俄夷文稱。此案應由駐京之使臣辦理等語。查

和約第二條內。原有毋庸由理藩院行薩納特衙門。即由總理各國之大學士等。對品行文各等語。此次俄羅斯赴三姓地方。國妻民婦被毆身死一案。可否遵照和約。由軍機大臣大學士咨行俄羅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抑或應由何處辦理之處。謹奏。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前行俄國咨文。現經該國着固畢爾那托爾駁回未收。可否按照換定和約。由軍機大臣咨行一摺。覽奏曷勝詫異。本年互換和約。原為各海口通商而設。此次俄夷在三姓滋事。係屬泛常。豈可按照互換和約辦理。據該大臣奏稱。此件咨文。現被俄夷駁回。並無另有可通之路。顯

係有心推諉。著德勒克多爾濟等。仍應設法咨行該國。該夷儻再不收。即告以爾國每次咨請遣人來京。我國從未駁回。況爾國人在三姓地方滋事。理應查明辦理。豈可一味斥駁不收。如此曉諭。該夷自可接收也。

俄羅斯照會。

為轉送北塘書信事。准二位大人七月初四。十一等日照會前來。內云。嗣後本國船隻。勿在並非通商之海口進行。及由北塘遣人送信進京。不得過三人。以便貴處派人照料護送等因。本大臣曾備書一件。乞為交付北塘俄羅斯國兵船官員。以便本國船隻。按照二位大人照會施行。在

案。不料貴大臣派員將原書送還。據云北塘海口。天氣已寒。至今無本國船隻到口。無人可交。所以發回原信。查本國船隻不拘天氣。今年尚能到口。務要遣人送信。本大臣另備書一件。祈二位大臣。接照天津和約。並貴大臣前來照會。飭令交付來北塘俄囉斯國兵船官員。並乞飭令北塘官兵。儻見本國船隻書信。勿行阻滯。抑或速本國送書人。一併急速送京。方不失為兩國和好之道。為此照會[illegible]二位大臣可也。

戊寅。兩廣總督王慶雲奏。臣嘗讀宋臣韓琦。范仲淹。人集。宋仁宗甲申。同上禦戎四策。老謀成算。至為深遠。其承一

曰和。二曰守。三曰攻。皆為西夏言之。四曰實京師。則為契丹言之。案宋仁宗之世。西北二方。交構以撼中國。元昊虛辭求好。實倚契丹勢力之強。而契丹亦欲因是主盟。以要中國。惟韓范二臣。久於西事。知其情狀。故其策曰。今莫若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事。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則盟約可久。如不我知。輕背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用可擊。臣愚其言。雖百世以下。可為龜鑑。昔宋仁宗。因西北用兵。勞擾中國。廣遣近臣。以手詔督攻。而韓范二臣。皆以持重保邊為據。是其意主於和。而曰以戰守為實事者。能戰而後守可固。能守而後和可久。從古已然。雖不可易。今

唤咭唎天津之敗。自必有一番變態。臣愚以為彼或虛稱

報復。危言恫喝。其患猶淺。若屈體卑詞。要我撤備。其患實

深。臣訪聞唤國本非富厚。用兵之費。每稱貸於咪咈諸夷。

近以學行鈔票。以虛抵實。空匱若此。僅一變不能復振。誠

以天道使然。近聞夷酋在粵。日以索費為詞。臣未知原約

云何。若從而與之。恐即藉此而資報復。雖彼善造詭謀。不

敢安有祈請。所慮彼所稱貸之國。責償無出。代為之謀。或

稱該夷已經膽破。請撤備以示懷柔。或有他國之酋。代求

撤防。雖保其不再生事。臣愚以為若輕許其請。則其患誠

有不可勝言者。緣夷人本不知信義。惟利是圖。彼既敗歉

天朝更何有於與國萬一墮其術中悔將何及罔知
皇上宸謀當慎斷不至為其所愚然臣觀大有六五之象而曰威
如之吉易而無備言備之不可不言也又觀小過九三之
爻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言防之不可不密也且防備之
具弛之則甚易張之乃甚難苟撤備而無以為守不但欲
戰不能且有欲和而不可得者此范韓二臣之所甚慎也
硃批卿亦可謂老謀成算矣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因兩廣總督王慶雲患病奏請開缺業經降
旨授勞崇光為兩廣總督者鈴調任廣東巡撫即赴新任毋庸
來京矣粵東自勞崇光入城任事以後疊據奏報在城夷兵無

多。氏夷亦尚相安無事。惟天津勝仗。勞崇光入城時。尚未知悉。以為和議已成。故有入城之舉。現在英佛二國。能否就範。尚未可定。昨據何桂清奏。探佛夷前與鄰國搆兵。現已議和。撤回夷兵三千名。在香港聽候消息。雖未知果否確實。而夷情詭譎。不可不防。前此柏貴在城。一舉一動。該夷有人伺察。又報皆須折有。辦事不能自主。彼時尚有黃宗漢帶兵在外。遂為聲援。若督撫同入省城。為該夷所用。設有變動。無從脫身。何能辦理夷務。勞崇光既已入城。自未能無端離省。致啟該夷疑惑。著耆齡行抵廣東境內。即派委穩信妥員。先入省城。面見勞崇光。密商。或以增勒西匪為名。帶印出省。或勞崇光藉詞抽身。即留耆齡在

外調度勦防事宜。相機密辦。不至受該夷挾制牢籠。是為至要。至現在廣東省城。民夷是否相安。及夷人如何舉動情形。並著耆齡。會同勞崇光。詳細由驛馳奏。以紓廑念。此次寄諭著毋庸錄寄勞崇光。免致該人洩漏。

己卯。吉林將軍景淳。著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現在各路委員。守候木哩斐岳幅。另立條約。該酋變詐多端。尤屬叵測。其果否肯與晤面。暨能否降心相從。實無把握。熟思審計。擬為保護後山。藉杜侵越。該夷橫逆異常。肆行無忌。開導則漫不聽從。遷延則無所底止。理諭不遵。勢須力阻。而力阻之法。除振旅興師而外。惟有厚集人民。壯我聲勢。奮

其先誒。憐彼貪心。默肆潛移。是緩圖之一道也。查烏蘇哩綏芬地面。均關後山。為攬頭刨夫生計要地。向禁居民潛往。茲因歐山空曠。征兵過多。該夷得以乘隙覬覦闌入。為今之計。若令攬頭刨夫。復其舊業。則曠地既有人居。尽占或可少杜。惟驟議開採。不惟從前需項浩繁。無款可籌。即吉林承領之人。半多回籍。遠難傳集。以採後捕珠之地。財豐物阜之區。強為該夷占踞。與其積久蔓延。莫可收拾。弗若以我人民。實我曠土。除吉林羅拉密英額嶺等處。依舊封禁外。擬將甯古塔之綏芬。三姓。烏蘇哩。一帶山場。飭令攬頭。招募人夫。前往保護。聽其自謀生計。不准句結交易。

餘無所禁。儻能齊心同往。該處地廣山深。物產饒裕。伐木打牲。採菜捕魚。在在均可獲利。瞬屆明春。其平疇沃壤。並可布種口糧。以資接濟。小民惟利是趨。如已去者試開其端。續來者自聞風而至。約在兩年內外。足可厚集人力。漸壯聲威。況該夷之所來。衆有男婦子女。今我之所往。無非精壯丁夫。俾見伊等紛紛返棄。不甘輕棄本國。諒必收其貪心。徐思退步。不特未來者不待堵截。可冀潛消。即已來者亦無庸驅逐。而自斂戢。其間設起爭端。並非官兵所能遙制。任彼如何狡執。在我推卸有詞。如此量為區畫。或該夷不得逞志橫行。而亦不致開釁。俟漸就安戢。再議開採。

辦理升科。兩無窒礙。當經傳諭攬頭等。竭力圖維。以復生計。無如在省僅有十家。初皆畏難不前。迨經剴切諭知利弊。始願覓資雇人採辦。惟計數無多。恐難濟事。而甯古塔三姓之攬頭。又遠在城外。均難一時傳集。事屬創始。謀成匪易。復經示諭予限。赴官領照。一面飛調該兩城攬頭。一俟到齊。即當趕緊率屬勸辦。務期一律奉行。至綏芬烏蘇哩等處。原係空曠山場。向無屯戶居住。該夷搭蓋窩棚。均係闖入人船。草創布置。節次查報。隨時奏

聞。其有無早經搭蓋。始自何年。並有無勾結潛通煽誘之處。現已

分飭各屬嚴密確切訪查。據實結呈。另行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著淳特普欽奏。會籌保護後山。藉杜夷人侵越一擺。綏芬。烏蘇哩。等處山場。向禁居民潛往。地方空曠。以致俄夷人船。得以闌入。該將軍等奏稱。後山開採。需費較繁。惟令攬頭招募人夫。前往保護。聽其自謀生計。該處地廣山深。伐木打牲。採菜捕魚。均可獲利。明春並可布種口糧。以資接濟。似此厚集人力。漸壯聲威。夷人當不俟驅逐而自退等語。以中國之曠土。居中國之民人。利之所在。自必群相保衛。可杜夷人强占之計。不煩兵力。而足以禦外侮。因地制宜。所籌不為無見。惟既議招募。自必多多益善。此項人夫。非盡馴良。設以聚集較眾。別生事端。亦屬可慮。況夷情詭詐。於該人夫等。或餌之以利。或脅之以

威恐為該夷所用亦不可不豫為防維景淳特普欽現已催調
攬頭起緊勸解着再悉心籌畫務使招集人夫以後仍官為鈐
束勿至散而無紀轉貽後患並如何杜絕夷人句結均當於立
法之初嚴定章程確有把握方為妥善至開採升科等事着俟
招募得有頭緒再行籌辦該夷占居各處始自何年並內地民
人有無潛通煽誘等情仍着嚴密訪查據實具奏
特普欽又奏約於九月初八日可抵齊齊哈爾城若俟到
任後另行派員守候夷酋恐稽時日隨於途次飛飭愛紳
奏仍即責成該員欽遵
諭旨指示各節據理曉諭務期折服其心絕其要求妄言不可稍

有貽誤。俟到任後。查有情形。悉心籌畫。一面妥加防範。斷

不致再蹈覆轍。

硃批。知道了。

庚辰。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彭蘊章等。呈遞僧格林沁等寄惠親王等信一

函。據稱本月十一日。大沽海口。見有三桅夷船一隻。向北行駛。

十二日。仍在攔江沙外停泊。不知何國船隻。如係俄夷。即派員

告以如有應行進京事件。當由庫倫行走。此地因與暎咈兩國

接仗。即夷書照會。不敢接收。看其如何答覆。再行妥辦等語。此

次夷船在攔江沙外停泊。如敢闖入大沽海口。毀我防具。無論

何國。即行開礮轟擊。如係俄國船隻。令其前赴北塘投遞文書。即可援照咪夷之例辦理。但不准其入口。如有文書照會。可派員接收。或該夷有寄伊格那提業幅信件。亦可代為轉遞。本年三月間。肅順等與前次俄國使臣丕業羅幅斯奇議准。如有人到津。先期照會中國。由北塘進京。既有此款。自未便攔阻。致令生疑。若該夷使如欲進京。不准多帶從人。以免騷擾驛傳。若祇差一二人進京遞信。即妥為護送。仍須奏明。候旨進行可也。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四十三